



消失的白栎坪

●高淮记

今年这场雪,来得好早,来得好猛,气温下降得好厉害。出门嫌冷,看电视疲劳眼睛,玩电脑过之不及。于是点开酷狗轻音乐,上下眼皮儿一合,傻了一样,傻听,听傻,让思想放飞。思想无须空中加油,想想不怕崇山峻岭,不怕辽远无边,思想能穿云破雾,在时空里自由飞翔,飞到它想去的地方。

正当我迷迷糊糊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外孙女致远从北京打来的。问我平顶山下雪没有,冷不冷,“点点”穿的啥衣裳。“点点”是她一直挂记的一只小狗狗,今年秋天在家时喜欢得不得了。打电话不问姥爷,只问狗狗,我并不生气,反觉得孩子天真才是最可爱。我说,“点点”穿着毛皮外衣呢,不会冷的。实际上,早送人啦,我从不打算加入养宠一族,也不打算把思想寄存给猫儿狗儿。

然而,我由此怀念起消失的白栎坪。白栎坪,是我的外婆家,是我幼年和少年时的乐园之一。我们那儿叫外婆,有地方叫姥姥,还有的地方叫姥娘,都是一个意思。外婆对于外孙,那个情那个意,我在此时才体会得有深度有广度有厚度有纯度。常言道,“抱外孙儿,不如抱门墩儿;抱外甥女儿,不胜打猫睡嘴儿”。可是,人们一辈一辈,一代一代,一如既往,在不同中重复,又重复着不同,连续不断地编织着不要回报的爱网,连续不断地进行着人生使命的循环赛。

白栎坪,是个孤零零的小村子,只有几户人家,住在山腰里。村前层层好稻田,有大河的渠水浇灌着,一到秋天,稻穗沉甸甸,层层金黄,弥漫着劳动的汗水之香。白栎坪,居高临下,看沙河水春流缓缓,夏流湍湍。白栎坪,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柿子树,相当威风。树下有一可蹲可盘可坐可睡可卧的大石头,那是大人們的纳凉地儿,是孩子們的娱乐场。白栎坪,盘瓢锅,蒸稻草,捞绵纸,老远就能望见那里刷白刷白的石灰墙。白栎坪,漫山遍野,密密地长着白栎树,钻进林子,一会儿工夫就是半筐子蘑菇。

白栎坪,距离我家六七里地,要说真不算远。但要到那里,得过了小河过大河,还翻上翻下东石咀儿。路又陡又险,不小心翻下去,就要掉到潭窝里。顺着河边走,不是蹦石尖儿,就是踩沙窝。这崎岖难走的路,丝毫阻挡不住我常去外婆家,更挡不住外婆常到我们家。外公死得早,我没见过,打小就知道外公外婆。外婆一双小脚,据说逃婚从县城到百里之外的大山里来的,足见她当年的勇气和精神。她一生只回过一次娘家,单程就走了两三天,回来时,舅姥爷牵着毛驴送

她。外婆没有儿子,只有闺女,是个五保户,日子艰难,可想而知。但是外婆勤劳坚强,非一般可比,从没听见她唉声叹气过气。房后的一块荒地,她刨啊刨,刨成一块菜园子,种南瓜种豆角种玉米,不种这种那,反正不闲着。我每次去,她不是在园子里侍弄庄稼,就是在打谷场里扫垛眼儿,麦秸垛下扫麦,稻草垛下扫谷子,一粒一粒捡,一颗一颗捏,一把一把抓,泥土沙子混着搬回家,淘淘晒晒,积少成多,凑一碗饭。勤劳,让外婆挺过了大饥荒;坚强,还让外婆避免了一次大灾难。有一天我到外婆家,夜里下大暴雨,山洪泻下来,外号叫饭桶的七外爷,偷偷把水闸在外婆的屋门口。外婆起来一看,水快进屋了,抡起铁锨就扒,泥里水里和他大吵:“老七,你想淹死我,老天打雷劈死你”。正在此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吓得饭桶赶紧缩回屋里。我从没见过,外婆这么厉害。打那以后,我见到七外爷也不再叫外爷,只叫饭桶,气得他直翻白眼没办法。饭桶终归是饭桶,大荒之年,村上他第一个死。

我到下汤上学,白栎坪是中间站。每次走到这儿,都要拐到外婆家歇歇脚。外婆要不给我烙块儿馍,或者煮个鸡蛋,要么补补衣裳,缀缀扣子。外婆对我的亲,百分之百,外婆对我的爱,百分之百。外婆死于1967年人冬,那年我弟弟出生,她到我家照看我娘。一月不满,她累倒了。那晚我抱着外婆的脚放在心口上,暖了一夜没暖热。外婆埋在白栎坪的黄土里,那是她一生勤劳苦作的地方,那里有她避风遮雨的两间草房,那里有她满是辛酸的小脚印儿,那里有她搂草拣柴的可怜身影,那里永远行走着她勤劳倔强而又善良的靈魂。

白栎坪,1971年因为207国道的修通,走上了消失的路。公路在河西,它在河东,人们先后一家一家都挪到了河西的公路边儿。白栎坪被无情地遗弃在河东了,小路没人走了,大柿树砍倒了,树林林子也光了,坡啊地啊,无精打采地瘫在那儿了,就连山头儿也好像低了半截子。我不忍心去体会自此以后的荒凉,更不愿看到那满是荒草的外婆的坟头儿。我相信外婆的靈魂从离开过我们一家人,她一定随时随地与我们共同欢乐共同幸福。

白栎坪一带的山体下边,前几年被发现有铁砂矿,于是挖掘机开来了,铲车开来了,翻天覆地的。原先的白栎坪,永远地消失了,地图上也不再有了,人们的心里也不再有了。然而于我,白栎坪不会消失,永远地活着;因为那里是我的外婆家,因为这世上,最是有情百姓家。



白雪映高洁

●连进强

11月24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对于鲁山县的父老乡亲来说,却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备受景仰的爱国将领任应岐将军的忌日。这一天,若隐若现的雪花在天空曼舞,平添了几许悲凉。许是苍天有意化做泪,是对任将军临刑前发出的“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的无限叹惋,白雪映衬着将军高洁的靈魂。

81年前的今天,同样是风雪交加的日子,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追寻救国真理的将军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与吉鸿昌将军一起从容赴死,慷慨就义。81年前的今天,白雪映衬着将军的家乡父老自发顶风冒雪来到将军故里鲁山县仓头乡柳和村为将军扫墓。松柏含翠挺拔,象征着将军光明磊落的人格,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秉性。将军故里唯有两间简明的老式砖瓦房,室内一桌一床一箱是她的遗物。乡亲们口耳相传着将军一桩又一桩功德,六岁人私塾,青年追随先贤,戎马倥偬,成立反法西斯大同盟,尽管遭受多次失败坎坷,但爱国爱民的情怀历久弥坚,直至42岁的年轻生命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剥夺。

村里的老支书不会忘记,任将军捐出六千大洋在村里盖了六间瓦房让本村和邻村的孩子上学有了去处。为抵御外侮,任将军把四万五千大洋悉数捐出,以至于就义后家属携将军遗骨回故里的路费都要靠亲友接济。任将军的外孙女王淑灏不会忘记,母亲任秀霞为把葬在鲁山县城

东关的任将军遗骨迁回故里,挨家挨户给乡亲们和街坊邻居行叩首大礼,沿路百姓自发烧纸钱,母亲一路叩首血流至踵。王淑灏遵从母亲心愿,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部队,儿子有幸参加了今年的胜利日大阅兵。昔日膝前承欢的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自己这个新兵在部队吃的苦与抗战老兵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要继承将军遗志在部队建功立业,王淑灏喜极而泣。老生产队长不会忘记,他的爷爷和伙计当年为寻生计生去许昌公署找将军,将军平易近人,款待两位穷乡亲,临行每人送五块大洋。

那天去朋友的茶叶店,远远便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嗅觉刺鼻但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不觉鼻内痒痒,接着一连几个喷嚏,顿觉神清气爽。一老妇手提一个袋子正和路人搭讪:“刚打的韭花,孩子们都爱吃,过两天回来拿。”这才回味起那种独特的幽香原来来自韭花酱。

朋友茶叶店旁边就是一家专门打韭花酱的,坐在店里喝茶,时不时会飘来韭花的味道。打韭花酱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还要排队等上一阵子。但不管从哪儿来的,大家拿的原料都差不多,无非是韭菜花、辣椒、生姜、食用盐,有的还别出心裁放一些梨或是苹果,主要是为了让味道更鲜美。经营生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为人宽厚,待人和气,不停地招呼着顾客。朋友告诉我,别看这韭花不起眼,可从早上开门打韭花酱的人就没停过。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纳闷。过去缺吃少喝,每年到这个时候,大人们会把自家种的韭花、辣椒、生姜洗净晾干,拿到村头的石臼里反复打、反复捶,有时还

时下,过把瘾就死似乎已经成为某种生活常态,我说的是不必为生计操心的所谓“富贵闲人”,还有嗜老且心安理得的低头族。他们吃网络碎片儿,牵挂虚拟世界的打打杀杀,沉浸于偶像剧的恩怨情仇,甚至连自己的血肉之躯也置若罔闻。我想象不出这种状态留在记忆里会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一个人的心只要没有死掉,就不能逃避生而为人而不承担社会、家庭哪怕只是养活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像看不见的倒刺,在一个人把一段光阴挥霍一空时不停地抓挠他,让他寝食难安。

经验告诉我们,生活无论多么糟糕,都会因为曾经汗流浹背地劳作,曾经痛彻心扉地承受而开花结果。这些花和果明艳在人生记忆中,让一个卑微的生命光色充盈。

龙应台在一次讲座中说:“记忆,是情感的水库。它可以把最恶劣的荒地灌溉成万亩良田,也可以冲破道德的水坝毁灭天地,把良田变成万人冢。”后者是很恐怖的,可我还是愿意相信,在这万众



三峡红叶美如画 郑家裕 摄

矿山矿山,有山才有矿,矿依着大山藏。山上红菊,丰艳如燃。

艳红,艳菊是一对姐妹的名字。名字是挚爱她们的妈妈给取的,妈妈的名字叫艳——鲜艳的艳,妈妈喜欢矿山上遍野的菊花,她把自己的名字嵌入茂盛的山菊花,采瓣满山的香,编织成两个天使一般的女儿——艳红,艳菊,是她心上的蕙蕙。

妹妹两岁,姐姐六岁那年,妈妈走了。

——她们的父亲是烟鬼,是酒鬼,还是赌鬼。要强的、爱面子的妈妈,是万般无奈一时糊涂喝敌敌畏死去的。

妈死之后,爹依然不照路数,其实是更“自由”了。他可以所欲为,没有人再管他了,也没有人再跟他较劲了。

不到半年,这样的男人,竟然娶了新媳妇,新媳妇是山沟里的一农村女子。那年代,做工人的男人,每月的工资,吃商品粮的身份,对她来说,还是诱人的。她说她住的那老家,下雨天连鞋子也要拿出来接水,要储水,那里是没有水的一个地方,干啊,渴啊!能这样自由喝水真是神仙啊!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只要有水喝,有男人养活她,就好。

男人依然如昨。这续娶来的女子不久也有了自己的骨肉,男人的恶习,导致家里食不果腹。

一个黑暗的雨夜,狂风怒号,这女子,这后娘,恨着男人咋还不回来,恨着两个姐姐偷吃了小妹的一块小蛋糕,那年那月那样的家庭,蛋糕太过奢侈,奢侈到那是小妹的独享——对男



的民间,只要有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存而骚动不安的大多数,就会有层次丰富的民间往事流传。人的心并不完美,但每遇断裂与坎坷,公平正义的呼声必然响亮迸发,推拥出代代风云人物。那是挂在人类藤蔓上的钟灵毓秀,正是这种灵毓秀,使得那些挣扎在贫穷、孤凄、绝望中的人,因为看见和懂得而心怀念想。

在史书和各种版本的志书里,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经过不知多少次折射的影子,挂一漏万的粗线条的影子。可是,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只要静下心来,让思想和智慧的种子在心田

让记忆为生命保鲜

●黄老邪

里生根,人就能不朽,永葆独一无二的生命形貌。随便一个人,只要转过身,去听听耄耋老人的讲述,就会走进余温尚存的百年历史——鲜活在他们记忆里的往事,家族的往事,民族的往事……世事如流水,转瞬即成历史。一介凡夫俗子,即便成千论万,我们也不会是一串子零!每个人,为了活着,为了生命的繁衍,不得不日子在地垄里耕种。拾荒的耄耋,卖肉夹馍的外乡人,夜市上摆摊儿的各色商贩,朝九晚五的白领,还有将心和脸变硬弄脏的阴险者……起伏不定的岗位,让崇山峻岭盘踞其上的大平原,其间那些为粮或为霜冻而发愁的农家,等候

打工人回家的老人和孩子,每个人都留下活过一世的痕迹,成为结在大数据和大数据网格里不可或缺的因果……

不说关乎历史的“大记忆”,只说让一个人显影成形的小记忆。人与事来来往往,我们被淹没在大片的灰暗里,活得忙、乱、差。可只要心还醒着,就会发现总有清亮的光斑让人望而生津、生色,生发出惊奇、惊喜,激活了在昏庸中沉睡的万千芽苞。人不能选择命运,却可以选择记忆,正是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或是痛苦。这说法有点阿Q,可是,作为群体生存的社会动物,无法左右人群中无边无尽的“大端派”与“小端派”的琐屑争论,我们却可以选择在心间留驻更多清亮与鲜活,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记忆是一个人的生命实迹,没有记忆的人等于没有活过。为了拥有照亮终生的记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真实地活着呢?冬雪降临,冻叶堆积,太阳破云而出,挂在棵枝间的云朵又清新又飘逸,既然太阳青睐即近,就让我靠着大树发会儿呆吧……



谈言亭

●陈鲁民

近日,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播出,粗粗盘点一下,以“不相信眼泪”为题的文艺作品有数十部之多,如电视剧《战争不相信眼泪》《天堂不相信眼泪》,电影《东京不相信眼泪》,励志鸡汤文集《股市不相信眼泪》,足球评论《全州不相信眼泪》,长篇小说《女人不相信眼泪》,报告文学《东莞不相信眼泪》……当然,这一系列的“不相信眼泪”都是从最早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演变而来的。

不相信眼泪,顾名思义,社会是现实的、残酷的,绝不会因为你的几滴眼泪而对你关照和怜惜,流泪只能换来轻视和鄙夷。所以,与其毫无尊严地流泪哭泣,不如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多流汗水,自强不息,拼搏进取,改变命运。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相信眼泪,相信实力,相信奋斗,相信成功。

不相信眼泪信实力。这个世界很现实,不相信眼泪,就信实力。“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可有那么多人在北上广站住脚、扎下根,混得风生水起,靠什么?就靠实力。无论是商界奇才、演艺大腕,还是体育健将、科技专家,之所以在北上广脱颖而出,都是靠实力。反之,国足屡遭诟病,就是因为实力太差,输给日韩也就罢了,甚至连中国香港队都踢不过。《全州不相信眼泪》写得再动情,也没人同情。

不相信眼泪信奋斗。实力从何而来,无论是商海腾挪的实力,艺坛不凡的演技,还是运动场上摘金夺银的本事,实验室里创造奇迹的能力,都是靠不懈奋斗而来的。没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苦干,没有殚精竭虑、苦心孤诣的煎熬,没有卧薪尝胆、长年累月的拼搏,实力绝不会从天而降。李娜在网球场上的实力,郎朗在钢琴演奏上的实力,马云在电商界的实力,莫言在小说上的实力,都来之不易,辛苦异常,都是长期奋斗的结果。

不相信眼泪信成功。有了坚持不懈的奋斗,有了杰出超群的实力,成功自然也是水到渠成。有了成功,财富、尊严、自由、幸福也会纷至沓来,如果有眼泪那也是喜悦的眼泪。凭借着实力和奋斗而大获成功、摘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时下最耀眼的励志楷模。她的成功也会激励更多科研人员去努力拼搏,提高自己的实力,远离泪水,多流汗水,埋头苦干,积少成塔,去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

当然,人有百态,泪有多种,感动的眼泪,幸福的眼泪,忏悔的眼泪,也都是弥足珍贵的。而那种自己不努力,一味乞求同情、渴望怜悯、没有出息的眼泪,即使泪流成河也一钱不值。

红菊花

●秦涓淼



人,对两个前窝孩子,千仇万恨,这个可怜的、让人切齿的妇人居然拎起菜刀,挥向两个小女孩,此时,大的九岁,小的五岁。

大的当即没了双小腿,小的一闪,趁着后娘还在疯狂地冲姐挥刀,爬了出去,钻进邻居的门洞,“大娘,俺姨杀俺姐俺俺哩……”然后就昏了过去,血淋淋的小臂膊,吊在空中,连着一皮点。

命大的俩孩子,居然活了下来。多少年又多少年之后——没腿的姐姐,失去右臂的妹妹,姐妹俩在矿区开了一家米线店,小店的名字,就叫艳红。

姐姐坐在轮椅上为客人涮米线、炒米线,妹妹跑前跑后,一只手在残臂的

帮助下,同时端得了两碗米线,有时是一碗米线,一碗汤。

妹妹的残臂上,姐姐的残腿上,常年装饰着十字绣的红菊瓣,那红艳,那金丝线,永远都是亮晶晶,如同两姐妹脸上吟吟的笑。

妹妹说,姐姐绣的,为的是不倒客人的胃口,省得人家看眼里不舒服。

姐妹俩很卖力,不怕苦,周边人们,知情的,好多熟客。加上童叟无欺,诚信待客,量大份足,味道好,生意越来越红火。

在小城,这米线店真的如菊,愈红愈艳了,吸引了电视台来采访,面对镜头,姐姐说,捡来的生命,侥幸能活,我们要幸福地活,像菊一样,红火,艳丽。

提及过去,姐妹一起摇头,妹妹说,人生很短,艳红,艳菊,记住努力绽放就够了!

很少有人知道,她们也很少提起,她们还供养着那同父异母的妹妹上大学,妹妹学的是心理研究,她想弄懂,酗酒逝去的爸爸那些习惯怎么来的,怎么去掉;她想弄明白,姐姐的妈妈为什么会自杀,怎么让她不轻生;她也想弄明白自己死在狱中的自己的妈妈怎么那么恶毒地对姐姐……她想弄明白这世上,姐妹们的恩情,力量源自何处——她把名字改成红菊,含着两个姐姐的善和美。

冷的风中雨中,你见过那红的艳的菊花吗,一瓣一瓣,它们绽放的姿态,是怎样的一心一意,只以美丽存天地……

韭花飘香

●尹红岩

会被辣得抹眼泪。把打好的又细又碎的韭花拿回家腌在坛子里,慢慢吃,能够吃很长时间,为食物匮乏的年代增添不少美的回味。然而现在,这么多人热衷于吃上一口让人觉得奇怪。

回到家里,上网随意查一查韭花的营养价值,这一查却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韭菜花,简称韭花,是秋天里韭白上生出的白色花簇,富含钙、磷、铁、胡萝卜素、核黄素、抗坏血酸等有益健康的成分。多在欲开未开时采摘,磨碎后腌制成酱食用。韭花食之能生津开胃,增强食欲,促进消化。

追溯国人吃韭菜的历史,应从春秋时代始。当时的《诗经·七月》里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用小羊和韭菜祭寒之神,可见韭菜在中国食用的悠久历史以及在当时的珍贵。而韭花的食用则在汉代,《齐民要术·种韭》引汉代崔寔《四月令》说:“七月韭菁。”韭菁即韭菜花。由此可见,今天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花酱,没准儿还跟当年的“献羔祭韭”

有关。

韭菜花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已经让我咋舌,没想到它还跟书法有着不解之缘。五代时期的杨凝式是梁、唐、晋、汉、周五朝元老,官至太子太保。有一年秋天,杨凝式一觉醒来,觉得有点饿,这才想起中午没有吃饭。恰在此时,宫中给他送来一盘韭花酱。不知是饿了还是韭花酱做得地道,吃起来特别美,格外难忘。为表达感激之情,杨凝式当即写了一封答谢折子,然后派人送往宫中。帖文并不长,属笔札形式,有七行六十三个字。

这一书帖只不过是杨凝式午休睡起、腹中饥饿之时,以韭花充饥之后,信手写就答谢美意。虽是短短几行,其中有“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逞”字将韭花之味美和杨凝式尽享韭花美味的情状表现得酣畅淋漓。于



文内容清新、言简意赅,于体介于行书和楷书,在书法上具有承上启下之功,可谓相得益彰。无怪乎会被后世文人骚客争相临摹珍藏,以至于此帖同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王羲之《伯远帖》并称为“天下五大行书”。因为一盘韭菜花,成就了一篇绝世之作,也让此物在文学艺术的海洋中成为一朵美丽的浪花。

看着看着,不觉肚中咕咕叫,猛然想起藏在冰箱内的两瓶韭花酱,赶忙找来一块馒头,抹上韭花酱,咬上一口,果然是美味。